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十九

宋 孫覲 撰

啟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啟

禮當得謝備罄忱詞詔許辭榮更沾新渥俯膺大貺盡
出鴻私伏念某久去朝行復誰比數仄聆國論尚欲矜
收敢緣涸轍之哀始薦首邱之顧不虞攀分寸有一跌

之敗遂至失毫釐于千里之差永惟顧墜甑之莫追豈
意改敝衣而更造恢張大度開示至公金石之堅自不
移于燥濕駒犢之細茲有待于生成茲蓋伏遇僕射相
公挺四海維石之瞻軫一夫納隍之念眷言末路湮淪
之久牧之異議搖奪之中大匠掄材固無遺者小人懷
惠何日忘之保全樗櫟之餘生加責桑榆之晚景雖無
東門送車之盛以餞其歸自有西清著籍之榮以華其
老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諸右相啟

鼎席榮煌未擁掃門之簞大鈞垓圯已同在治之金居
懷自躍之慚奚遑老饗之誚伏念某竄伏三家之市漂
流百謫之身追數同儕久為異物獨餘一老謂是陳人
月明感烏鵲之南飛日夕羨牛羊之下括始露乞骸之
願上勤造膝之陳請長纓以曳單于自嗟老矣抽手板
而付丞相曷曰歸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道大聖人之
徒才高王者之佐軒裳鑪鞴縱橫盡落模範之中風雨

帡幪洪纖悉歸并包之度乃眷散材之目每興大耄之
嗟偶還傷于邇聯寔大踰于素望分賜金而盡固已殊
東海之歸驅俗駕而旋恐未免北山之勒其為愧荷曷
罄名言

謝楊參政啟

老去辭榮願受一塵之寄恩榮得謝更塵兩禁之科寵
過神驚愧深汗浹伏念某才疎識寡政拙心勞曳倒尾
而競尋常跋前胡以扳方寸百難如此一跌何疑所願

老歸林下為聖人氓敢言復起徒中妨賢者路芻狗已
陳于無所用自甘塗地而不辭土偶既敗而得所歸奚
俟蓋棺而後定茲蓋伏遇叅政學為王者之事文推天
下之宗屬國步艱難之初正上心焦勞之日肆疇物望
參秉國鈞冰鑑司平砥石摩鈍眷茲哀懦首預矜收分
大比于鴻庥保餘生於暮齒顧憂患已空矣無復風聲
鶴唳之聞念身名何有焉但起木卒草屨之歎其為欣
荷曷可勝陳

謝葉樞密啟

餘年向盡尚還印組之榮異眷有加重拜芝塗之賜恩
踰始願感激哀悰伏念某頃奉除書復還吏籍便謀謝
事歸宿田廬詎敢邀榮著先路之鞭但欲圖新戒後
車之轍終祈一諾獲遂三休果應念舊之求更冒惟新
之寵糜鹿繫庖厨之命嘗懼不克終焉犬馬被蓋惟之
恩自其今知免矣茲蓋伏遇樞密道均平施德大隆寬
無忘微賤以推及下之仁不遺故舊以表厚民之俗憐

王孫而進食哀范叔而賜袍茲所謂古之大臣乃復
見今之君子同寮孰在共睹扶搖九萬里之程故老猶
存獨被陶鎔三十年之後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何內翰啟

悼東隅於失路之初固應自屏仰北斗於盛名之下徒
踈暇瞻竊有意於求通亦何嫌於自厭伏念某比奉璽
書之寵獲辭軒冕之榮初不為笠澤鱸尊之思亦匪緣
蕙帳猿鶴之怨老加耄及理合歸休殆此歸與固已晚

矣敢謂退飛之鵬尚列前列之龜茲蓋伏遇某官由夫子之忠恕以推厚下之仁蘊賢人之久大以楸佐王之業屬時多事正羣臣捐軀盡國之時加惠窮途容一老擇地謀身之計曲借揚揄之助榮疏褒獎之恩拜貺以還過願之始念無復陪諸儒之後扈清蹕于虎豹之中或尚能從三老之遊賡長謠于牛角之上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中書楊舍人啟

投考丐閒蒙恩得謝皇明簡照尚綴內朝鵷鷺之班賜
札疏榮又玷西掖絲綸之重鞠躬拜貺舞手知榮伏念
某獲落無所取材踈愚不適于用移山之迂而力不逮
補天之闕而技以窮氣索于三竭之餘賜危于九回之
後平生許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楸寵曷謂拂衣
之去自同衣錦之還茲蓋伏遇某官文章極潤色之工
議論得知言之要著茲遺老被遇三朝屬有煩言投閒
一世高辭起廢侔朱弦三歎之音溢美過情儷華袞九

章之服一門榮耀四海流傳豈獨慰百年垂盡之齡遂足為十襲傳家之寶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侍郎啟

久尸榮祿抗辭仕之章忽冒恩綸進敷文之直敢言知止但欲圖全伏念某以庠序諸生充崇寧俊造之選以州縣小吏擢政和詞藝之科預讐中秘之書延對大昕之寢列省曹之郎屬亞宗寺之卿聯三備憲臺綱紀之司兩冒學省師儒之首幸遇一旦接千齡之統俄值兩宮

蒙萬里之程望八駿之足而未還攀六龍之髯而已斷
殆今隔世獨有孤臣乃眷先朝簪履之遺俾奉內閣龜
龍之畫餘生易感老淚交流茲益伏遇某官博愛推君
子之仁并包廓大人之度願駕蹇虺隤之質久矣安于
窮陋而磊落光明之傑尚未睹于儀刑自緣聲氣之同亦
玷齒牙之末干鈞借重六琯吹生及是休歸有餘素
願賢哉興歎雖無都門祖帳之光老矣叨榮尚有家巷
賜車之寵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左右史啟

紬書秘殿久冒隆名持橐禁塗載膺楸寵若為老退尚
玷展崇伏念某簿書小吏之才章句腐儒之學幸緣際
會浸冒寵靈咎謫既盈憂患隨至餘年向盡膂力已愆
固不待易簣之時異早遂抽簪之願事雖有故寵實非
常方收身寄麋鹿之羣尚通籍廁鵷鴻之列茲益伏遇
某官行著民之表則文為國之光華昔號邑中黔今為
柱下史春官遺老久在窮途故因辭仕之初曲借遊談

之助採薇山上已無八公草木之驚聽蛙池中尚有兩
部鼓吹之樂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梁司諫啟

歲月推移已迫暮齒衰殘之境雲天貢冒尚聯華貫清
切之途伏念某久負餐恩容顏易老方忠義之士張目視
若寇讐之日豈貪懦之夫全軀保妻子之時每懷擇士
之嫌尤極履冰之懼彼去馬來牛之何辨奚雙鳬乘雁
之足云肆開寬大之科得道譴訶之域茲蓋伏遇某官

推心近恕持議遠平英明先物之幾博大納汙之量雖
疾邪屏惡稂莠是除而悼屈矜愚藜藿所恃興念固窮
之久曲推善貸之仁涸鮒安斗水之栖以諧所望鍛翮
就一枝之托尚復可求欣荷之私名言莫究

謝杜殿院啟

已去朝行獲返故林之舊隱獨存帝籍尚通延閣之清
班俯拜恩嘉實喻願始伏念某久立爭地數蹈危機脫
兔投林敢言擇地驚鳥遠樹止欲偷安詎懷于澤之求

但貢歸田之乞止恩佚老細札疏榮復寘邇聯收之末
路俾還故里度此餘生茲蓋伏遇某官天降之才神聽
其直事君有責難之恭而獻其可與人無求備之意而
矜不能遂令枯朽之餘亦被龐鴻之施奉身而退已無
趙璧睨柱之憂與世相忘詎有隨珠按劍之怒其為欣
荷曷可勝陳

謝察院啟

賦歸來之引學樊遲之圃遂終焉執贄見之儀望夫子

之牆益遠矣匪自通于一介終莫抒於下情伏念某起
自孤生薦叨臚仕備兩禁文章之選綴內朝供奉之班
用過其分而不自重據非其地而不知止致一跌弓撥
矢鈎之後盡三休于鐘鳴漏盡之餘上北闕之書方露
辭榮之乞著西清之籍又䟽佚老之恩茲蓋伏遇某官
以泛愛崇獎士倫以大公輔成世教方當羣臣奔命心
競力爭之時乃容一夫便身遠走高飛之計繫斷斷無
能為也是區區何足算焉遂獲退藏率由善貸念莫致

負荆之謝猶當傲橫草之酬愧荷之私占言難盡

謝楊待制啟

鮮章綬之榮甫迫桑榆之景奉璽書之寵載瞻奎壁之光仰惟聖人眷顧之隆寔由世論題評之重伏念自投散地伐樹不容久卧窮門飯疏無怨强弩射市固亦有命焉怒劍逐蠅又何其益也蓋數周必復而否不可長繫平生歸地之初人牛皆喪迨老去歸田之日頭壁俱還尚容乘大夫軒以叨繼粟之恩詎復跨將軍馬以眩

據鞍之勇茲益伏遇某官文高天分名冠儒先春秋富而推上齒之仁體貌崇而躬下士之禮方踐亨途之始亟躋禁路之華猥以庸虛適相先後幸收身于末路已著獲麟之書遂接迹于下陳空愧續貂之詠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啟

仕以為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溫居爵齒之尊愧集萍顏喜過榮願伏念某久從螻屈不敢求伸迨

此龍鍾乃始告老固已無國學尚齒執醬之餽寧復有
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守先人之
樹尚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月三老粟帛之恩
茲蓋伏遇某官通才可試于百難操持不回于萬折神
依正直人頌廉平念修贄見于恭梓之初已奉賞音于
懋崇之暇殆茲倖冒又出提攜東馬縣車遂入田父雞
豚之社扣轅擊壤共賡使君襦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
莫究

謝邵提舉啟

出絲綸之命方餐君父不次之恩墜金玉之音茲見朋
友相先之義伏念某流年晚晚病骨尪隤長庚配殘月
于東隅艷艷之初孤驚伴落霞于西崦冥冥之後鉅磬
壘恥尚欲何求車殆馬煩自合知止甫申危懇亟被恩
俞節屋延兩曜之光涸轍分九河之潤長安道上故無
草履化鳬之飛通德門中尚有靈杖刻鳩之寵茲益伏
遇某官文高作古德重鎮浮曲敦父黨先進之儀蔚為

儒林後來之表高情拔俗皆平生久要之言溢譽過情
非泛愛寒溫之間鄭重百金之諾清平三歎之音稽首
拜嘉撫躬知愧念躬途栖屑嘗賦東郊瘦馬之傷迨晚
歲歸休遂同濠梁遊魚之樂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宮使巫樞密啟

樞庭入輔仰瞻句曲之真仙琳館就閒猥廁梁園之上
客奚恨登門之晚已同傾蓋之交迨褒復之云初知提
攜之有自伏念某久從幽黜但欲退休每歌長缺之歸

豈吝短檠之棄聖心獨斷國論僉諧疑絳縣老人之有
年念正元朝士之無幾俞音亟下細札十行命秩惟新
賜爵一級著上大夫內朝之籍為故將軍暮齒之光茲
蓋伏遇某官先覺命世之才大受包荒之度平施有權
衡之信揚清極渭涇之分乃眷哀縱亦預題品雖朝菌
之年欲盡而霜松之節未凋堪奉几杖陪西山蠟屐之
遊便恐乘鋒車副東人繡衣之詠其為欣荷莫究名言

謝臨安府知府趙侍郎啟

哀病之陳祈觶金龜之組隆恩不次遂聯玉笋之華俯
深附驥之榮宗結搖旌之戀伏念崎嶇可笑駑緩無堪
道盡窮途蒙耻不去齒搖髮禿竟死何為雖靡忘葵日
之傾固已迫茵年之盡願謝簪纓之寵俾從田里之歸
驚駱馬而放楊柳枝亦已久矣持釣竿而拂珊瑚樹于
是終焉茲蓋伏遇某官德配間平政侔張趙驚長途如
歷塊耳真驥裏蹠披大觚若破竹然蓋霹靂手不圖
晚遇獲歧前塵著鞭久已避祖逖之先乘樓固宜在陳

登之下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謝明州守韓尚書啟

百罹薦至僅有餘生二去宜休庶全暮齒著籍金閨之
密置身分社之安揆厥所由不敢忘德伏念某隄愚自
信守拙不移已解拘維尚虞機阱日懷惕厲若蹈冰淵
深懼下石推內之溝中每願賜骸考終於牖下命畫工
圖漢疏傳之迹製大帶書高僕射之詩所慕前修知止
足者庶幾後學遠恥辱焉茲蓋伏遇某官博愛而依于

仁好直而由于義司刑如持衡不自為輕重銓才如氷
鑑而時謂清平惟是九殞顛頓之餘獨玷一言平反之
造迨茲懷復叨不次之恩皆自提攜獲有終之吉順下
風而擁篲詎敢辭十駕之勞修尺牘以陳詞盡先奉一
言之贊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謝平江守洪內翰啟

急景凋年已迫西山之暮上恩佚老伴諧東海之歸實
由羣公援手之仁獲遂一老乞身之願感深剝骨愧溢

汗顏伏念某仕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息奄奄待盡田廬而一心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踐角巾東路之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類騶朱儒無益而不任事若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十束之薪空索一囊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軫簪履故物之遺猶進冒爵齒達尊之寵茲益伏遇某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虎觀論經鰲扉視草寓大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適相先後比還禁路復廁英躔

雖龍猪異間已不侔而虎鼠同宮亦何間圖齊雲之象
固難并韋郎白傳之賢凝燕寢之香猶堪置枚叟鄒生
之右



鴻慶居士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徐輅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

宋 孫覲 撰

啟

賀張參政啟

丙子九月

伏審崇獎耆明進陪國論寵疏絕庭臣之右觀言溢海
宇之間恭惟參政學邃六經之醇名冠萬夫之表文章
雋老道德宗師太公遇西伯而來歸謝傳卧東山而強

起天下之義理所閱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見之以茲
開物成務之資方當經體贊元之任得時則駕莫如今
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岩石之瞻羣生佇大鈞
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于豺狼自可借箸食
前折千里之衝於尊俎某漂流棄物哀槁餘生側聆置輔
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念囚山之久固已蒙解縱之恩
尚未填溝壑之時猶及見經綸之盛

賀宰相啟

伏念大庭作命宰路疇庸五百歲聖賢之生固當大任
一千載明良之合茲會難逢卜獵渭濱兆大公之望授
書圯下為帝者之師豈繫人謀實自天錫恭惟某官文
鳴木鐸武緯珠鈴一飛橫絕四海之間獨唱傑出萬人
之上諸大夫負居前之愧明天子興見晚之嗟歷踐通
聯進司密命改絃更化可謂聖哲馳驚不足之時前箸
借籌獨著道德安疆無競之烈誕敷宸綽正位公槐親
逢大有為極辨之朝爰立不世出非常之輔四海後謝

公之啟其奈蒼生何一時瞻漢相之尊所謂大臣者揚
厲格天之業丕昭衛社之勲彌綸極補袞之功康濟盡
作舟之利千門萬戶拱明堂一柱之崇十雨五風驗泰
階六符之應賜鼓鐘之樂書帶礪之盟世號黑頭公書
郭令之考晚從赤松子登衛武之年天人同休夷夏交
慶某自分陳人退藏之久逃聞上相考慎之初老矣何
為已迫龍蛇之歲躍然自喜詎勝犬馬之私

賀陳參政啟

伏審誕膺顯冊進服邇察帝賚良弼而挺生王佐之才
天降大任而參秉國成之重茲一德明良之會實千齡
旦暮之逢恭惟某官學洞天人精微之原德合言德樞
密之要踐揚茲久譽處采休肆疇論思潤色之工進陟
經體贊元之任儀刑四海出納萬微丕聞帝國大釐邦
采迨茲期月肇興王者不世之人奚俟百年已著善人
為邦之效某門牆舊物畎畝餘生猥當三有起廢之初
嘗玷一諾遊談之助邈聞休命爵躍固異常人之情竊

仰高風鳬趨莫陪下士之列

賀王樞密啟

伏審帝夢發祥上心虛佇誕膺顯冊進貳中樞竊以章
句之儒類優柔而不武介胄之士亦椎鈍而少文蓋藝
之至不兩能而天所賦有偏得惟是文武憲邦之任實
符宥密基命之求端委一堂折衝萬里論兵投筆之後
賦詩橫槊之間制挺撻強秦之兵請纓係單于之頸用
宣威于道德式注意於安危恭惟某官躬不世之才佐

大有為之治論詩書於馬上方草奏篇得頗收於禁中
遂司密命盡古今不可兼之美值聖賢所難遇之時廷
號初傳岩瞻惟允厭朱彤之難坐籌玉帳之奇建非常
之元行佇袞衣之拜某聞命而喜固異常情愛知之深
實契榮願致小夫竿牘之禮或以為煩懷大臣教載之
恩不能自已

賀賀參政啟

伏審光奉帝綸進司國柄久矣太公之望固有待然幡

然大老之歸云胡不喜恭惟某官道積於躬而可以大
受學邃於經而不為空言威鳳覽德輝而下翔砥柱障
橫流而屹立詎肯鋪糟同衆人之醉自欲投醪救千里
之渾故直聲音聞於連章論駁之初而大節創見於萬
金辭讓之際一時獨步四海驚觀上方置中興之輔而
大有為公宜建非常之元為第一義汲長孺立朝而淮
南懼范武子當國而晉盜奔富貴何有於我哉功名乃
其餘事耳固當急流勇退屢掛冠於神虎之門其如岩

石具瞻盡圖像於麒麟之閣某側聞大用倍激懼悚近
者悅而遠者來已見國人之慕貪夫廉而懦夫立終期
天下之清

賀左相啟

伏審宰路疇庸王廷布號三台上承斗極驗泰階六符
之平四輔中秉國維應洪範九疇之叙首冠百寮之表
進司大政之元恭惟某官相公經緯人文彌綸天綽佐
王碩輔命世真儒故元聖作而為天下君則大賢出而

應人間世方淮甸搶攘之際亦民情向背之時妖言日
三四驚譌火夜五六發疾風振海孰知夏屋之旰幪大
浸稽天獨見巨川之舟楫方重不移翊衛一尊調娛適
中表正百度遂司魁柄益聳觀瞻鼎鉉不移增重台衡
之峻槐陰未徙載新命袞之華某側聆誕告之傳莫預
駿奔之列區區小智詎敢持螯測東海之洋疊疊寸誠
但拄笏望西山之氣

賀右相啟

伏審褒進台司誕揚顯冊天佑一德惟尹暨湯逢際千
齡生申及甫縉紳胥悅黎獻交欣恭惟僕射沉服相公
清明沖淳剛毅允塞親逢上聖躬在通途惟文昌萬化
之源上熙帝載而僕射百寮之長下竦民瞻果符夢
賚之求亟正鈞衡之拜慨七年之旱方資傳說之霖燠
十日之寒咸向趙衰之日治道清靜王路坦平聖心仰
成國勢增重某門牆舊物湖海餘生辱知感甚於脫駢
聞命喜深於析屐衣雖敝而可改膏叨起廢之恩冠已

推而莫彈但切歸榮之望

賀王樞密啟

伏審誕揚宸綍登冠樞庭聖人作而興旦暮之逢賢者
用而任春秋之責縉紳胥悅黎獻交歡恭惟知院樞密
忠貫日月之明氣塞天地之大方兩淮爭舟南渡之衆
正九重盱日比顧之時蛟鱗垂涎虎狼舐掌羣訛橫議
百惡嘯凶國步阽危衆心恟懼人耳人耳共懷全軀保
妻子之謀使乎使乎獨見張目視寇讐之憤奮髯抵

几怒髮衝冠捐千金之軀犯三伏之隆暑叱九折之馭
驅萬里之長途神明扶持夷夏驚聳留犁燒酒木夾傳
書曷為兩國至於興戎孰謂一言可以靖國邊烽息
燧城柝收聲遂成銷兵不戰之勲入佐垂裳無為之治
楸膺顯冊進陟元功方書金匱之盟式佇鼎司之拜某
久罹擯斥最荷知憐每懷遶樹三匝之依幸會管窺一
斑之覩既見王導夫復何憂得御李膺云胡不喜自緣老
退莫奉周旋登神虎門已上桂冠之請望平津閣空懷

賀履之私

賀葉樞密啟

伏審對揚休命入秉事樞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運
大賢命世偕二三同德之臣廷渙甫傳岩瞻惟允恭惟
樞密同知訐謨經遠雅量鎮浮好直有叔向之言養氣
得孟軻之勇嬰龍鱗而摩上獨懷蹇蹇之忠冠豸角而
觸邪詎作容容之計萬夫之望想聞於風采一國之慕
具載於歌謠果膺置輔之求式受本兵之寄經術之士

進而名器重道德之威立而朝廷尊天子守四海正樞
筦坐籌之日人主論一相示鈞衡爰立之期某分懷二
紀之餘追惟一日之雅側聆大用倍激歡悰係四方人
物之英舉欣欣起執鞭之慕而一老門墻之舊將駸駸
向填壑之時俯深賀履之私徒有羨魚之樂

賀左相啟

某啟大庭作命揆路陞車鼎鉉不移首冠九官之右台
符增煥益隆四海之瞻某聞解琴瑟之絃所以正五音

調鼎鼐之實所以齊衆口蓋習治久安之弊而玩歲愒日之多蟻穿弗填有潰堤決石之憂蔓草不圖為錯節盤根之患悼析肱之已語顧反掌而奚難戒覆車之轍則安閒易敗者之基則勝矣恭惟僕射相公受天下大任為國元臣屬當宁旰食之初承前人覆餗之後鍊五色之石而欲試補天之手儲萬金之藥而共推鑿國之士剔除邦蠹而復睹清明救療民瘼而一蘓疲瘵丕冒惟新之化獨高載造之勲書耶中令之考而與國均休

享衛武公之年而與民偕樂頌言如此輿論所同某枯
朽陳人伶俚末路久託林居之陋側聞廷渙之傳倍深
喜躍之情實謂知憐之素惟宰路播洪鈞之大每懷藜
藿不採之恩而神山隔弱水之遙詎復雞犬同升之望

賀朱石相啟

某啟玉冊疇庸金甌獻卜老成人在位朝廷自尊大賢
者得時善類交慶竊以履百年熙洽之運雖章句之儒
坐守而有餘當九重宵旰之憂則聖哲之臣馳驚而不

足惟時用舍實繫安危故委重何啻於萬鈞而幾微不
容於一髮視已陳之迹則因陋就寡烏足以有為建非
常之元則駭衆驚愚亦難於慮始班君奇策尚謂平平
耿侯大言猶為落落必盡破拘攣之議乃大收閎濶之
功恭惟僕射相公岩岩社稷之臣挺挺帝王之輔爰屬
艱危之寄首膺考慎之求深惟注意之隆實預扶衷之
義崧嶽周邦之翰獨專神柄之雄龜蒙魯國之瞻益壯
坤輿之重不動聲氣斷大事於笑談之頃不作聰明運

沉機於禍福之先稽古道而思有宜於今合衆謀而不
必出諸己茲謂中興之佐實為後事之師某頃被省曹
嘗參文柄窺絕足於羣龍之厩仰高名於千佛之經顧
畿疆有百舍之遙詎門牆無一日之雅側聆誕告益竦
遐瞻屏迹窮閭顧莫下望塵之拜馳書東閣尚能修事
大之恭

賀楊參政啟

某啟王言作命賢落應期參秉政均進陪國論爰拜鈞

璜之小式諧負鼎之求竊以一范增繫楚存亡百曹參
非漢輕重惟是保邦之要莫如得士之昌一柱昂霄衆
草不殖八龍入廐萬馬皆空彼斗筭又何算焉蓋樸邀
不足數也恭惟參政名高一代學貫九流精神鍾降嶽
之英志業負耕莘之蘊集賢學士環睹而立共觀雄深
雅健之辭文思天子仄席而求遂得碩大光明之傑出
綸西掖視草北門越從文昌八坐之聯上應泰階六符
之次決大計於立談之頃消羣慝於正色之間載疇上

宰之勲楙建中興之烈某湮淪末路潦倒陳人屢聞傷
屯悼屈之言每在置散投閒之後所係當軸處中之望
已見於息邪詎彼之公廷煥甫傅岩瞻惟允餘年凜凜
顧不獲執贄以望下風老語諄諄猶欲效陳言以頌盛
德

賀葉樞密啟

某啟窮達栖屑莫望前塵賢路光亨護申舊好此側聆
於大號固因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

左右彌年於此內訟靡皇恭惟知院樞密德大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君子所為衆人固不識一言悟主千載逢辰首冠樞庭實本兵柄萬州輻輳而洪河為伯衆山環擁而巨嶽為宗剏治盤錯如振槁然束縛強梁無結頑者戎情震疊國步奠安茲謂非嘗之元莫盛中興之烈某追維夙昔嘗奉周旋多難漂流餘年晚晚分菑之願已弗洎於初心解組之求尚有希於一諾

賀周樞密啟

某啟北道改轅方趨嚴召東郊彌轍一望光塵阻濶數
百里間去違二三年後比側聆於大號因固喜倍於尋
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左右莫修辭於賀厦徒
結戀於搖旌恭惟樞密同知出值聖人之時自任天下
之重鄙俗士囚拘之益示大人各并之公惟一世陳人
自甘永棄而三朝故物未忍遐遺始於援手汲引之勞
申之緩頰薦揚之助方躡尾而上幾作附蠅俄跌足之

顛遂為擲鼠推之理數可謂奇窮殆不自於人為又何
疑於或使豈復有強聒誹諛之志終未忘矜收眷眷之
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
浸彌年載尚軫恩憐苟非妨賢路以徽榮止願首一邱
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骨將有俟於真知為浮圖而合其
光尚冀終於大惠

上沈相啟

望平津閣素無輪菌盤木之容伏光範門但有奔軼絕

塵之歎惟是廣厦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之流
靡不包荒自然蒙潤伏念某斗筭氣小鼯鼠使窮病鴟
欲死而瓦礫爭先瘦馬不收而鴻雁為伴會介圭之入
覲正鼎席以登庸興衰夢逐客之魂矜愚泣窮囚之罪
俾出九幽之壤復延兩曜之光收拭垢汙滅除癥瘕寓
書殿邃嚴之直賦真庭廩稍之優理合霸休恩容再造
自憐耄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猶有待焉尚懷老牛舐
犢之愛恭惟僕射相公仁均一施善待而曲成物有萬

殊合并而為大雖四海盡沐鴻龐之澤而一夫被特達之恩詎敢起無厭之求更欲萌非冀之望所恃匆匆及人之義每敦親親愛物之慈九仞為山當進一簣百川赴海猶待盈科仰惟不倦之仁俾獲有終之福予取予求而不厭固難逃屢瀆之誅自棄自暴而弗言又恐貽後時之悔

答馮解元啟

某啟比緣邂逅獲奉周旋老氣崢嶸挺若倚天之劍高

辭辨麗鏘如擲地之金矯首一印拊髀三歎恭惟處義
解元長庚毓秀喬嶽儲靈方其在襁抱而指字識之無
纔能越門限而說詩了瑟個卓爾大圭之質煥乎玄豹
之章五百歲生賢豈偶然十八世為儒迺如此文檮黼
黻追黃絹幼婦之辭韻中宮商儷白雪陽春之曲諸老
生歎驚坐上並舍兒看立道旁大豪願薦女而請昏鄰
翁歎生兒之無益蛟螭非池中物也麒麟肯地上行乎
不圖耄衰垂盡之年復覩俊異非常之傑賦韓公高軒

之過序滕王新閣之成前賢畏後生其來尚矣虛名誤
長者何愧如之拜貺為榮占言難盡

回楊侍郎啟

某啟一區自屏兩地相望雖無孔北海通家可為籍口
猶有孟東野並世相與言詩顧嘗欲割雞陳祝有之辭
但空復瞻烏極懷人之想恭惟宮使待制侍郎蕭散簡
遠人物勝流雅健雄深文章宗匠奉大廷之對而銀筆
埽三千之牘讐中秘之書而牙籤懸四十之車粵從南

宮起部之私亟進西清從臣之列親逢千載榮動諸儒
麒麟豈地上行乎已展雲霄之步蛟螭非池中物也佇
膺霖雨之求忽緹紆綺之臨特賁函書之辱執謙過矣
陳義藹然固無挾貴挾賢挾勲勞之驕庶幾友直友諒
友多聞之益挺出人羣之表獨高世論之評方春秋鼎
盛之時其年不可及矣而富貴方將之始他日豈易量
哉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楚守王朝議啟

某啟改畀名城盡上得賢之頌喜傳空谷遽聞求友之
聲驛騎鼎來函書拜辱布帛之溫飽曲借桑榆之暮
齒增華恭惟知府朝議海內名流山西真種天下奇男
子獨盛一時塞上飛將軍折衝千里揮白羽於萬兵橫潰
分崩之際推赤心於羣情向背反側之初大盜革心百
蠻直內方用長鎗大劍收血刃之勲豈如緩帶輕裘致
銷兵之福邈聞新命移牧通都自惟平時仰罷業之隆
庶幾殘年見功名之盛其為占頌難盡名言

賀張樞密啟

奉賀庭訪道之遊從吾所好畀樞筦本兵之重舍我其誰迨茲論言布號之初舉有輿頌得賢之慶竊以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出納之吝以了目前衆人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外洪惟剛健睿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宏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貫神明養義之氣塞天地屬特標於一身獨立無朋之際倡大義於羣臣相顧不發之時輔成本支百世之鴻休永燕壽考

萬年之景祚恭惟樞密同知大任推先民之覺訐謨為
後事之師方其犯雷霆之怒力陳社稷之言豈謂依日
月之光進膺柱石之寄國之興也固有待然天實啟之
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樞庭大用之期鼎席久虛行
有宰路登庸之拜某投閒田里越四十年企踵門牆逾二
千里曲惇故舊於同舍遊從之末屢訪死生於孤蹤流
落之餘茲見我公之歸實陪周邦之喜

賀史相啟

威鳳翔千仞觀中天日月之光神龍出九淵值間世風
雲之露揆路秉國成之重樞庭本兵柄之雄式資文武
之全用注安危之意路朝布號寰宇交歡竊以世有用
至弱而為強深居簡出而養之以勇事有冒大害而就
利逆施倒行而權之以人陳平奉太后渝高帝之盟盡
王諸呂實欲安劉蕭何勸沛公固項籍之意趣駕漢中
志在蹶楚故有事犬馬皮幣玉帛雖太王之仁不免
必欲驅蛇龍虎豹犀象惟神禹之智為能恭惟僕射相

公命世者英受天大任乘晉元帝南渡之後方倚謝安
王導之賢迨唐明王內禪之初粵有宋璟姚崇之輔雖
曰宰相非常之寵實公人主莫大之憂觀兩國衆寡強
弱之形考三朝理亂得失之故投干戈於地固危矣出
虎兕於柙孰禦焉當四方無事弗早圖之未然至一旦
有急遂不能得其所指仰止帝王之佐挺然社稷之臣
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視國勢而惟審所上不憚斯湏之敬
以定千齡卜世之長勿事尋常之爭以待兩河故疆之

復某釐緯不恤杞天是憂堂陞之勢甚嚴而藿食之賤
有同患胡越之壤雖異而同舟之濟無二心遂忘越俎
之嫌願効食芹之獻

謝方侍郎啟

自少多艱已老益困言深兩怒日懼推擠下填壑之虞
憤發一時獨見吹噓送上天之意蒙恩式叙詠德知歸
伏念某殘息奄然未書鬼錄乞骸久矣尚桂臺評惟公
愠見當路宣言以為有罪尚不許加刑云何無故而致

之必死卒賴奮臂當前之救遂遁投荒不測之誅惓惓
止欲舍坐下之牛駸駸遂亦作水中之蟹俄逢遷怒橫
被中傷茲蓋伏遇安撫閣學侍郎擢讒慝之鋒致急難
之義雖蒼狗白衣之態變化無窮而渾金璞玉之姿燥
濕不改殆茲褒復盡出矜存自惟投老無所用之身莫
能報效至於沒齒不能忘之感但有空言

小簡云此文當入家集欲

使後之君子見之公於交遊奮不顧身救存患難如此他日當國見危致命固無疑也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一

宋 孫覲 撰

記

四令公祠堂記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太宗皇帝位不滿
德卒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皆以道德文學
踐大官為宰相曰堯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是為文忠公曰堯佐德進尚書左僕射是為文惠公
曰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為康肅公一日秦
公與客語三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踧踖不安求去公
笑曰此兒輩耳姑徐之盡所欲言者於是史官記之天
下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為口實至
道丙申文忠公嘗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
癸丑文惠公之曾孫袞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廣南西
路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蓋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

以儒學世其家羣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頃由
臺郎婁將使指竭耒廣古益有能名及是訪之公遺無
在者獨有新館銘石刻僵仆草棘中又公征蠻時吏士
蒙犯瘴毒多死手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
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
物之忘亡幾遂掖仆碑而起之又追補方書之缺壞者
龕於故處即聽事之東闢屋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會
公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某貶象江還過桂林拜謁

祠下生氣凜然如泰山喬嶽之鎮直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於不腆之文而不敢辭恭惟太祖太宗提三尺剗除僭亂真宗仁宗偃干戈以文太平聖哲並駕出依日月之光獨秦公三子以魁壘碩太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身用舍為朝廷輕重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冠冕蟬聯三鎮旌節相望佐佑兩朝以功名福祿始終為天下巨室於乎盛矣室中微羣黎厭辭天子當饋太息求人如不及竊窺四公遺

像追想一時社稷之高勲於此兵亂倣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趨過者必軼飲食者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區念祖之私哉於是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俾勿壞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紹興元年春盜起處化誘脅衆數萬相扇為亂圍建昌不克遂陷宜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為灰燼部刺史驛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盡誅夷其黨貸飢役相薰民之

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餓死頭顱相屬於道數百里
無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栖列無所吏
抱牘藏於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雞豚晨
夕之須無所得凡仕於邑者指日待更不為斯須計留
也三年右朝奉郎鄧令端友來泣茲邑鉏治強梗發紓
隱拙期月政成輿人誦之先是兩尉弓手怙衆為姦利
官弗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盡甲而勅羣噪大呼刼請
賊謝率以為常令曰是可忍耶立捕首辭者七八輩送

獄斬以徇而釋其餘自是縮頭屏氣無敢譁言於道者
則又修起學宮立孔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
禮樂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奧靖深舍羣吏
於東西兩廡櫝藏勅書於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休之
齋犴玉庫庾庖湍皆具為屋凡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
君子男之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之人而移書二千
石屬余文為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內晏靖際天軼海無
一夫嘯呼之驚地大人衆邑屋相望大家臣室特起乎

神州陸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達之道神林
鬼冢浮圖老子之宮接畛乎山區海聚之間甕牖繩樞
果蔬之壘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
之變夷狄內訌極四境所環兵銷火燎無寸椽寸瓦之
遺一時君子避讒畏譏取其臨時雖通都大邦侯牧之
貴徃徃編竹為障僅庇風雨今宜黃在江左窮處不足
以資進取為名譽則靡靡然日入於壞固宜鄧令之來
以為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吾不

以勞民先是諸惡少之從盜者官錄其貲沒入之獨空
合十數區尚存乃命工撤取之凡棟楹梁桷蓋瓦級墀
之具皆出於是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
後使之及已流通四歸樂生興事市區賈肆民間客邸
閭巷相接漸復其故則更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
姦偷悉有方畧收其贏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
矣余嘗謂喪亂之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
豪傑不能振起學士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

持之操奮其憊於創殘推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賦
衆之煩而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
可復而有也而況於一邑乎鄧令韓庾延平人端友其
字云其歲次癸丑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覲時以尚書
外郎參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
二人傳臚一出自天子至於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闔寺

宮伯持盾執干宿衛之士皆指目歆艷以為寵明年太
學選建師儒表卿少高第入為博士行且用矣會乘輿
幸江淮區內倣擾百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卿曰方
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歸時宜黃新
破兵環數百里為瓦礫之場令丞雜處民間皆夾江荒
茅簷竹之間余南遷道臨川表卿勞余境上道舊故以
為笑樂無戚戚不滿之意逾年而鄧令端友始大具治
所表卿亦有事於丞廳於是排蓬藿輦糞壤垣故基而

亦新之大屋渠渠凡昔所有皆具余聞之太息曰自建隆以來天子親視天下士上之三人不至於公卿蓋亡幾耳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於搶瘡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筆楚之間且代去矣又增治垣屋善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愠喜殊未可以世俗趨舍量其心也余聞不泄邇者所以致遠不遺細者所以圖大表

卿儒先宿學不倦於小官而潔為之所以志夫遠者大者豈有不快於宜黃一出入之頃哉若夫縣治所廢興之由經落之始成歲月與夫材用之所從出端友屬余文書之詳矣不復再見而以心之所嘆慕者為之記
紹興四年正月八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曹山距州治之東百二十里魁大秀偉雄視一方有大比邱號元證避五季兵亂顧見此山結屋居之今為寶

積禪院谿谷邃深有泉淦然溢於山之腹而附右脅以
屈梁石為渠水行空中而墜之庭鏘鳴如環珮之音又
折而東伏出山下日灌千畦水窮壤斷茅竹蒙翳獸蹄
鳥跡交締于懸崖亂石之中不類人境故寺之興及今
二百年屋壁間無一人記游者長老了如少年學道得
出世間法事佛齋衆嚴整如官府會方丈遇隕石震壞
衆議相與出力鼎新之了如曰寺有僧堂歲久腐撓蛇
鼠所穿日星下如風雨之夕違濕五遷寤不安席公等

將築室館我孰若營此堂與衆共之於是雜然稱善時
有將仕郎鄧君經出而言曰此堂居衆父祖所營吾當
嗣成之不可使他人損一金也未幾庀徒伐木撤故為
新堂成雄麗靖深為一時偉觀而四方之游者日至食
指千餘倍蓰他日了如乃具石求余文記之自佛法入
中國至宋興逾千年衡岳廬阜錢塘天台佛僧之盛甲
天下靖康夷狄之亂一變為茨棘瓦礫之場僧尼周走
道路張張無所向而偏州下邑山崖水濱仙佛所廬尚

有存者又懼衆至不能容則噉兩夫制挺立其門以拒
絕之甚者營貲聚畜妻子牧雞豚以自封殖俛而啄仰
而四顧惴惴然恐戶外之屨入也了如獨不然癯身若
志不擇所安更為深簷大屋會其徒而食之鄧君又能
曲成其美祖孫三世相望百年會所愛而作佛事皆可
書也紹興二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率齋記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輒書

榜揭之坐若以朝夕從事於率者余謫居象臺容德大
度長者不以羈囚見過於心安焉一日過余言曰與公
同年又相好也敢請公文以記吾之率余曰象臺在額
南去京師六七千里孤城巋然出於黃茅白葦之中異
時置守多嶺海間人習夷居之陋一切草創官寺民廬
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無一可人意者容
德以文學知名徧更內外學官之選而辱居於此無留
滯戚嗟不過之嘆下車未幾黜政之疵順民之欲築二

橋於州治之東以更往來聚土伐木橫亘兩溪之間為
屋覆其上宏麗堅壯可支十世而最爾之國蓋將為嶺
右名邦矣容德為政如此豈直率者乎然天資簡亢不
立崖岸遇人無貴賤戚疎輒輸寫肺腑聽頌如家人使各
盡其說無不厭滿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飯脫粟羹藜藿
隨所有無豐儉不常勸不足而適有餘茲其所以為率
者也嗚呼末俗忌諱益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懼讒
遠害揀過不遑低首下氣惴惴焉不敢出一語視所居

如傳舍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瘠也視國家之緩急如塗人之掉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汎汎然如水中之鳧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率者乎容德治率齋不擇地無常處無誅茅薙草之勤無塗墍丹漆之飾無吹竹彈絲之娛泉石臨聽之樂也出而從政則約已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舍問三尺如何而不自已出退事一室茫洋乎不知寒暑之交晦明之接與鳥獸為羣與木石為偶與天地為徒與造物為友流行坎

止若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所貴耶世之君子
當為此不得為彼於是併記之以風吾黨之士云容德
莆田人諱大和容德其字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日

撫州宜黃縣學記

事有迂而甚直言有大而非夸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君
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東遷
乃在數百年之後句踐栖會稽著婚姻之令待其生子
以為報吳之兵大抵高明廖廓之見不為小利近功往

往迂濶可笑而不近於人情定鼎卜年如此其安也而
一朝之憂效於數世膏膽忍詬如此其急也而斯須之
訕伸於萬人機事相乘如執左契交手相付不間一髮
此霸王之略所以傳世垂後若是其巖巖也天地大亂
盜賊蠭起鉏耨棘荆長槍大劍馳騁於百戰之場不習
俎豆化為王侯者十八九州縣官吏簡科丁壯備預儲
峙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及度外之事今宜黃縣撫州
為大邑比屋萬餘家紹興初殘於盜民之死於兵者大

半延平鄧侯韓庾字端友以朝奉郎為縣於此而治其所當先者則立學宮祠孔子補弟子員克入之殿寢嚴嚴崛起於戎馬蹂踐之後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尊哀亂不軌之俗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慕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區區小國獨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止六館之士將從朱泚之亂一何蕃起而止之而六館無受汙者夫以百戰之兵束於禮而不能抗一障之

乘羣惡之鋒屈於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
悻悻然投袂詆掌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於一擲者豈
可同年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飾以儒雅不為赫赫名
譽獨能綏靜一方於疾痛呻呼之後度長絜大又進
諸孫子舉栖土之廬廩士之餽肄業之書問道之室無
一不具絃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所謂武城者余聞
十室必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况此堂一邑之大豈可
謂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

艱難於一時追前哲於千載九合之勲足以解中原被髮左衽之禍一王之儀足以制諸將拔劍擊柱之譁此大儒之効豈非學者之所愿與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為記紹興四年十二月日

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秘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於太上皇召見賜帶服進職中秘恩賚光寵一時艷歆以為榮年

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園中將朝夕游愒於此堂成肅賓
客置酒落之名之曰燕超乃詒書徵余文為記曰余屬
者夷狄之禍蹠血萬里諸戎長驚於通都大邑之中官
軍縱掠於深山窮谷無人之境婦被髮遇其夫女齧臂
號其父草薶而禽獮之盡矣脫復漏網幸而免者而鈎
絡張設熟視無所向往往飢渴相倚以死幸而不死則
蒙霜露披榛莽踐蛇虺羸身間行力竭氣窮又踣於中
道其最幸者不死於兵及不淪於異域不斃於飢寒不

仆於道路間闕不難寒暑易節而後得至於此千萬人
蓋不一遇焉顧視田廬已為墟矣追尋妻子則化為異
物矣其左右執事使令之人逃難皆散莫知其鄉矣單
遊羈寓茫無所之於是栖栖然求活於斗升而官冗地
褊一官所居常數十人闔之何不幸而立於爭地則推
而納之甕且下石焉又瀕於死可悲也惟朱公聰明敏
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七年兵火被四海
衣冠僵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

一火疾步急呼之驚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左奉使
一路名迹偉然居其最至是潛深伏奧縮手袖間不任
一事築室屋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藜杖徜徉其中
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應子孫滿前腰綬擁笏
奉卮酒為壽吹竹彈絲極欲而罷得老氏所謂燕處超
然者昔楚漢相持跳兵走馬百戰於商之地而中有黃
公綺季之閒爰絲屏居謝事浮湛里閭一出而為景帝
畫梁王非望之謀遂亦不免於乎世亂多故事士大夫

係虜劫質之害溝壑頓仆之憂與夫竄殛流放之厄皆
自有以取之惟勝士高明深明去就顯晦之大節俛仰
遯世違遠俗患坐視猿猱顛倒置網中而兩手猶未置
所操也茲其所以為超然者耶某公夫人之從子也憂
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某山林之勝輪奐之華今不能
言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筆賦之公諱彥美字師實
華亭縣人既請老自號機山閒人云紹興六年四月日
晉陵孫某記

荆谿行記

余聞靜樂山寺地可塋於郭慎求樞密二十年矣余守杭時卜塋亡兄屬惠彥達抵事僧求之書來報可方議於直會余南遷不果後五年當紹興乙卯之冬始往觀焉實銅棺山之麓而靜樂院之右臂也義興多山而銅棺特高大傑出諸峰之上自山之脊分為兩股隆隆隱隱綿延數百丈寺據其右可塋如所聞者而寺僧不有如難色方求售於當世貴人余亦弗強也明年月更卜地於山中六日癸未繫舟陳橋招

天寧祖燈師會於符塘胡氏冢舍肩小輿入繁城酌族子
信壽提舉新冢循支徑數十步瞻拜安次公給事之塋
回詣符塘就食安行老來逆余相遇於中道屬日旰食
未立談俄頃散去食已觀何人家地平平而水於音
信不可用遂由茶山路以歸少張氏報本菴晚次陳橋登
舟入荆谿泊塘口觀張於崇侍郎廢冢夜宿沙子渚甲申
次縣舟人告爨薪不屬入市求之樣周孝侯祠下以待祠
屋宏麗廟貌矜嚴想見斬蛟刺虎之烈周祠兩廡黃冠出

迎具茗飲而舟人負薪至遂解去復泊臺學乙酉黎明
入山徑柴氏墓道從守冢僧訪楊氏地按圖不合入胡
湫謁惠彥達夜抵其居問白靈巖地所在彥達云神龍
所會合在墓書不可用然姑往視之丙戌彥達具飯於
龍山侵曉偕祖燈赴約飯已造觀所謂白靈巖者在沈
和中資政墓之後下車頂謁因不復乘杖策度嶺而磴
道艱險十步一謁至巖下龍穴正踞其右巔絕可畏旁
行里所投曰舍乞漿班荆坐大石上命車亦至從官道

還未至龍三山里彥達指一穴名卧牛前直穀堆山為
按丁山丙穴三峰對拱左右環合二水交會可墓無害
也余亦記晉周謗墓母陶士行指牛眠地墓之吉意頗
向之問他主即彥達也彥達亦欣然赴子之急議遂定
日將入過彥達所營壽藏木可材矣彥達置酒留宿山
中丁亥朝飯竟還胡狀有頃張彥深之子子為亦至彥
深屬寶月師道淵下卜墓夫人於阜容寺之側聞余攜祖
燈入山移舟相近邀致祖燈覆視寶月所卜余舊聞阜

蓉佳山水欲一至其處於是從彥深觀之戊子晨往薄
暮且還途又卜烏龜潭地於胡泐之北墓亡妻吳氏淑
人也已撰日矣為浮言所誅又不克墓既而悔之今議
併學關章氏淑人以附已丑戒兩夫除道階祖燈視之

日亭午暄甚憩王氏營屋解衣少休有洞言洞靈觀旁
三山鼎峙秀出如畫有王氏地可墓乃徒行從間道踐
出背出大松徑抵三山所在如僧言而祖燈言無穴遂
返是行也諸涉經家邱墓與士大夫所常言其地可墓

或售賈不相中或憚遠不能至按圖問道路水乘舟陸
荷蕎以至徒行靡不至焉庚寅舟還戲書小詩祖燈云
來問松楸路涉頭繫小舟開攜木上坐看盡土饅頭詩
成一笑分路而別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陸鴻漸著茶經列天下之水而慧山之品最高距無錫
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間溢
流為池味甘寒最宜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埤壘負檐

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羣盜嘯其中汙壤之餘龍淵
一泉遂涸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封儀同王司信安郡王
曾稽尹孟公以邱墓所在䟽請於朝追助冥福詔從之
賜名旌中薦福始命寺僧法皀主其院法皀骨氣不凡
以有為法作佛事糞除灌莽疏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
室居之積十年之勤大屋穹壖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
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歲久腐敗又斥其贏財撤而大
之廣深數丈曠焉四達遂與泉稱請余文記之余曰一

亭無足言而余於法皞獨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縣州
殘為盜區官吏寄民閭藏錢廩粟分寓浮圖老子之宮
市門日旰無行迹游客暮夜無寄宿之地藩垣缺壞野
鳥入室如逃人家士大夫如寓公寄客屈指計歸日襲
常蹈故相師成風未有特立獨行破苟且之俗奮然以
功名自立於一世故積亂十六七年視今猶視昔也法
皞者不惟精神過絕人而寺之廢興本末與古今詩人
名章俊語刻留山中者皆能歷歷為余道之至其追營香

火奉佛齋衆興起頽仆絜除垢汙於戎馬蹂踐之後又
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游凡昔所有皆具而
壯麗過之可謂不期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不織
不耕訾警其徒姑置勿議為是宜日夜淬厲其材振飾
蠹壞以趨其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上其可乎故書之
以寓一嘆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晉陵孫某記

貓相乳記

樞密胡公家畜一貓產四子其三以予人其一留置於

舍中性柔馴不敏於捕鼠而孝慈則人類也然又有人
所難能者二貓本不同栖而食飲卧起未嘗一日相舍
間從食案投魚肉飼其母輒不食呼其子至乃食他日
飼其子則四顧而求其母亦如之明年母又生子日往
省焉母出則入據其栖擁護待之母歸乃去已而又自
產四子則又舍已子以飼其母之子如初居亡何四子
連斃其三則銜其一之尚乳者就母共乳之又明年產
五子而其母亦產六子於是盡銜其子置母栖中意若

懲艾三子之天而毋從母之利也公遂易一大筐徙置
寢廬之側二貓領十一子居中而卧護之交相乳焉夫
貓之哺子也他貓至側憤怒而逐之或出而就食不及
顧視徃徃遭噬齧以死遇食則爭爭不已則鬪凡天下
之貓皆然二貓者推食相先撫他子如已子而不相禍
又將雛徃就之十一子施施然混為一區不可復辨非
所謂人所難能者與某常觀公之治家矣門內肅然笑
言不出墻屏童妾數十輩不聞一人疾步急呼者諸郎

以大臣子服御如寒素古詩書皆成誦屬文辭有過人者而無挾貴驕滿之色某每造公輒留數日蓋五年而外內侶偶如一日也昔吏部韓記貓相乳以頌比平王父子兄弟之祥古賦雞犬相哺以為董召南孝慈之應今公二貓之異異世同符天其或者俾公推其法於天下偃兵靖亂使異類服馴而不相害為蒼生之福或由此也夫紹興十二年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巢鳳亭記

右奉議郎知常州宜興縣閭邱叔智涖官之明年其子
某年十九歲以能文辭策高第而歸門戶赫然名聲暴
發閭巷之士奔走歡呼稱說以為寵宜興距州之南北
二十里縣治據荆谿上游為橋數百步橫絕其上屬之
南山即周孝侯斬蛇射虎之處縣圃之西北隅有亭三
門曠遠無人迹朝衙夕坐傳呼號召使鞭扑之聲皆不
接於耳目窻戶低深悅可人意叔智命工輩除蕪穢一
室脩然晨夕課其子以學閱數月挾其藝以進於有司

而角逐於爭先競賭夸雄鬪麗之中當是時樞密胡公
受其贊讀之稱善曰青錢萬選之文也未幾禮部奏名
如公言公益喜遂名其亭曰巢鳳而叔智以書屬余為
記余聞朝寓物於人而暮取之有不可必者況於數千
人逐隊而趨裹飯待旦俛首就席以待卒然之間故有
操琴於齊鬻璞於鄭以暗投人按劍相眄而有二鳥之
感懷璧三獻負鼎五就分寸躋攀一跌千丈而有干上
之勞或年少狂勇率意而言如泛駕之馬詭譎竊銜不

能如有司之尺度而雪窗短檠之下兩目眊昏如蠹
書虫老死文字間亦卒無所就人之所欲適天相值其
難如此也閻丘氏世為中州望姓自周廣順至宋興凡
五世皆由儒學擢科第以進至叔智之祖大卿公官益
顯遂名其家更三世而叔智有子英妙駿發一日千里
凡美少年之難能豪傑之士垂於時而不遇老師宿學
齒豁唇腐而不可得者一出其技遂兼有之追取五世
舊物如探諸囊中而迺祖朝議公鬢鬚方半白翁媪則

尚黑頭也余曰鳳有五色而將九子家庭文字士之祥也若夫朝陽一鳴天下望為瑞則楚狂之所歌孔子之所嘆而不可得者亦在夫克之而已叔智敏於為吏治劇如破竹迎刃而解必有鵲栖其衙雉馴於野為一邑之祥乎叔智字也名崇孫云紹興十二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代廣德縣籍田書記

上即位之十九年實紹興十五年南北解仇玉帛交贄

四鄙廓廓無事矣於是淮之南江之北流連作而相告
以歸聖心隱然發德音訓迪在位寬柔緩求課農桑以
厚天下之本又以明年春秋之月帥三公九卿大夫親
駕於東郊紺轅黛耜窮御帝籍三推一撥竣事而旋彌
文閣典創見一時煒煒煌煌震耀耳目矣民大和會聞
郭謐城郭歌謳鼓舞聲聞於天何其盛也臣聞昔周公
陳王業召康公戒民事魯僖公遵伯禽之法大而王小
而侯一國家以農兩漢循吏力本勗農修水土之政如

召信臣龔遂卓魯之流大而典一州小而治一邑皆以
農趙充國請以戰士留田積穀塞下紓漕輓而計然白
圭家累千金富埒王者列於貨殖又皆以農蓋自二帝
三王以來所以治天下國家未能有舍此而為先務之
急者廣德之為縣山耕而水蒔延袤百里丁口之籍
以萬數令雖卑亦與為民父母固當夙夜戮力推廣上
恩屬其民俾自奮於創殘摧敗之餘敦本務農夫耕婦
織通塗濬川藝桑麻畜雞豚而無間民廢壞上下與足

興於行誼庶幾稱上所以哀閔元元富而教之之意雖然勞民勸相以美天下其成在久而今之吏歲滿則代去懼來者之不嗣其意也於是謹以詔書刻之龕於令聽事之左方以告來者

朋谿雙蓮記

徽猷閣待制董公令升卜居宜興縣治之北五里面南山俯流水築室居焉自號朋谿谿之南有廢田數十畝地與下汙荆谿水漫而為一公損原直以取之規為大

池植蓮其中夏秋之交華葉紛敷繁紅蔓綠風濯雨洗彌
滿四際如煙葢雲幢霓旌羽扇錯出乎珠宮貝闕之間
世傳所謂芙蓉城者不能過也未幾忽產雙蓮奇姿殊
狀創見一時游客聚觀太息公亦未之奇也越明年復
生駢頭並蒂繁麗豐碩翹然特出衆華之上公始異之
客曰古有至人結茅宴坐山靈為之築垣一夕而就如
不見容則移文勒回俗駕鬼嘯於梁梟鳴於樹妖狐夜
嗥羣鼠盡出不得須臾寧焉公世家青社名園甲第為

州東之冠南北阻絕不得還聚數百指僑寄異縣其母
齊安郡太夫人思望故里抑鬱不樂公稍依倣舊製營
一亭於舍旁於藝木芍藥衆香草環之物也良是他日
率諸左右奉板輿以游太夫人欣然娛笑如故過家飲酒
歡甚自是晨夕燕嬉率以為常比捐館舍莖有日矣方
冬大寒發一花千葉重跗累萼艷麗殊常送客驚異以
謂木芍藥公所手種以娛親者殆純孝之感及是雙蓮
又出池中凡三年三見之繫公隱德高行不愧於屋漏

故溪神土伯相為守護呵禁不祥草木効靈間見曾出
直家庭之盛事觀不可上已昔周公得禾異畝同穎以
名其事至於芝九莖木連理茅三脊神奇之紀於書傳
班班可考皆非偶然者公圖以示俾書其後紹興十八
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_臣徐輅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三

記

思樂齋記

余歸田五年始斥舍旁地數十畝除灌莽植藩援築屋
居之營一齋廣深尋丈度可容膝以朝夕從事於此名
之曰思樂思樂者嘗安於樂矣而不自知也一出而櫻

宋 孫覲 撰

世患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如蒙壞絮噬疾藜而莫之勝
脫於是悵然思平居無事之可樂而不得也余嘗絕涼
江浮長淮汴汴流而上北至於京師又來航太湖苔雪
並桐江下三衢歷撫信洪吉二江之阻直抵衡湘踰桂
嶺南至象江上山行海宿水陸萬里其高緣絙而上與
猿鳥爭道於垂崖一髮之間其下衝波急湍以入於龍
魚之宅爭一旦之命當是時也則思平地之樂征戰不
義以殺為嬉毒流四海幸而免者又窘於他盜竄後跋

前顛倒失據如觸藩牆如蹈坎井如探湯沸鼎而無所
寄焉當是時也則思太平之樂學迂材下屢竊非據於
衆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為是以伏闕首亂為非衆
怒不容聚而見訕推撓於十夫杼拔於三至獨持一啄
終日號鳴大吒以自解說卒莫能勝遂陷於不測當是
時也則思居閒之樂也而觸罪竄投海嶺蠻蛋雜居鳥
言夷面鬼嘯於梁鵬集於舍下榻畏蛇對食懼蠱嵐薰
瘴染意象昏昏然颼風忽起吹簌天地江翻海渾仰屋

四顧若將壓焉當是時也則思還鄉之樂今幸蒙恩還
復故栖先人之敝廬與童子時釣游之處皆在焉去國
十年名不著吏部之籍毀譽不挂於縉紳士大夫之口
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四封之內推埋羣剽之奸剪除殆
盡南北之使已議息兵江干徹警千里宴然朝而出藜
杖幅巾與田夫野老相爾汝於東阡西陌之上矣暮而
歸折野蔬酌秫酒飯脫粟老稚團欒哇相雜挽須問事
足憇目前凡吾昔日無事之樂舉集於此矣夫天之樂

無窮而意適則為樂吁嗟其所不獲則不樂也呻吟其所疾痛則不樂也今無是一者也行歌坐嘯汎若不繫之舟而無所係焉何為而不樂雖然世之君子有以功名為樂者為天子操尺箠笞兵萬里外一取單于否則馳一乘之傳折衝口舌之間此將相之事非吾之狂所敢議有以貧賤為樂者簞食瓢飲餐糲齧雪茹草木之實若不堪其憂而氣塞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吾之愚所能及特以桑梓之國邱墓所

寄閒門高卧日宴而起無畏於中無求於外無畏途風
波之虞無徵呼發召之警無罵譏訕笑之辱有田以食
有屋以居憂患已空吾心翛然了無一事杞人奚懼而
憂偃師奚傷而怒拔劍逐蠅奚誅具獄磔鼠奚懟優哉
游哉聊以卒歲然後知余之樂有在於此也尚恐習性
易流操之不熟一為外物所誅而立於爭地材不足以
堪富貴道不足以安貧賤幸福而禍悔不可追故名其
齋以自警云紹興九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帝定天下相悼惠王治
齊七十餘城舍蓋公問焉而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
何為丞相又所以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於今誦
之方參起沛中小吏杖一劍征代四方之諸侯為一時
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定令以鏘磨
鍛練其民如素所治軍參如幡然因齊人厭亂之心絀
諸老生里同之論專用道家清靜之術一切反其故順民

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絡馬穿牛要使不能為暴也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羣者耳若堯牽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為將相一弛一張文武之異用達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膠於所蔽故大儒之效炳然為國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為多也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道而泛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撥天下

之事而以一理實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務物
儲精蠖濩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
衝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喜奇事不安於其故始以獨言
異行以駭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俟情機開捷
閉設為鈎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
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常古毘陵郡也並楚之
衝濱吳之要為東南舟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自建炎
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矣屬者聖心悔禍屈以

銷兵南北解仇江臯撤警及是創夷呻吟疲瘵之餘始
一愒焉而檢詳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墉闢而
為堂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道治貴清靜而民自定
者所以宣布上之仁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為吏守
家法遇吏有愛利未嘗輒笞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
歎今猶未盡也知去後而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
之世最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
宣帝召龔遂為太守而問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

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盜賊猶欲安之况吾赤子安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乎今公以寬厚清靜為一州卒民不見吏吠犬生釐真得古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堂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為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紹興十三年六月晉陵孫某記

靈巖智積善菩薩殿記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寺成有異僧

負鉢囊以入。愒殿廡下。長身釐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汙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治驚異之。居無何。有胡僧顧見其畫。喟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於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擎跏作禮。鼓撫拊蹈。歡喜踴躍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何吳人也。闕

有弟失其名得危

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内。索盂水。嚙之一嚙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全幣數床弗受。

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他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訪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殿壁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羞齋供作佛事裴回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吳越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哀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刹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改賜秀峰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至韓公

薦先福更顯號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
有殿在寺之東廡庠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
之意長老妙空佛海大師智納出其徒妙機浩乘惠珍
沖正者募衆力大之高費巨桶雄視一方像設中年雲
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
谷涕慕感泣又如師云於是納過余於是晉陵求文以
為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沒生死莫覺莫悟諸
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

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涌揮塵而雨化墜凡所見聞同
悼齊喜投體歸命歸齋心悔過厭離五濁如捩雞出湯
欣慕至道如亡子見母如鼓發蒙如迷得路發菩提心
脩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脫
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遺象心目
了了恍如宿昔曾受弗記今雙林大士泗州佛僧伽靈
巖智積皆是也訥公福慧兩足為世導師常以去驕吝
破貪痴合於吾儒之說者輔其教議論偉然有過人者

自王公貴人大家巨室縉紳士大夫皆尊異之故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隆樓傑閣穹堂光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余嘗謂訥公才不減澄觀屬時多虞可也馳馳一世列於功名之士今老矣凡五柱靈巖前後二十年又築堂於寢廬之旁榜曰五柱靈巖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於黨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
至於老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於
學養老勞農鄉社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皆出於學
而賢能知書攷言選藝之政又皆興於學當是時也王
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
至四方萬里閭閻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修慝
徙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
善如見怪焉而已不容於其間絃誦之音洋洋然所謂

此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間而不及於俎豆於是謀夫說客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王者之迹熄矣問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於一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已雖然不明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弟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為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義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為奇節而列於傳唐有陽城列隱於中

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而赴於門太宗
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勲獨出於王通之弟子
嗟夫三代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
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令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
更方臘之亂掃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於令蓋嘗
改寓西廊佛舍之保錦縣為學帥其屬以祀孔子紹興
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郎知縣事王侯傳

字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
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從故地少
西屋而垣之一邑之豪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恐不
及於是門闥靖深殿寢邃崇講藝之堂栖士之舍庖湍庫
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事者十人
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乃涓日齋戒屬邑民之
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為未嘗有
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親學成為記之臨安東

南一大縣在大山谷中麻桑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
惟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
世標表有古循吏之迹俗恬殺牛更十令峻咎朴嚴嘗
捕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圖法舉而燔之
侯教以喪死墓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修起學宮
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此齊魯焉凡為屋若干楹
經始於詔下十之二月日落成於明年九月之望余聞
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比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

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
道之地自簞之食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上之人所以
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怠其事雖朽者不敢一日捨曼而
嬉况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相羣
出相友漸磨考鍊以充其材窮為匹夫化一鄉達為公
卿化天下無愧於中而已紹興十六年六月日晉陵孫
某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
三百橋十萬戶為東南之冠逮乾符光啟間大盜蠡出
爭為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
西地五代分裂諸蕃據數州自王獨常順事中國有宋
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自蓋長
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復露生
養至四十五萬家而吳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
鎮東南節度錢鏐名姓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

肆民廬一夕為灰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
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歸然獨無恙殆有數
焉寺無石闕按吳國經實妙利普明禪院而不著經始

之歲月唐人張維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
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
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龍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
祐中改賜普明禪院而繁雄偉嚴之觀滋起矣屬有天
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頽簷秃地飄瓦

中人卧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索如逃人家紹興四
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鉢積
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
盡深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屢出靈響九出奇勝而出之
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記也
余嘗怪天下多過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
賜金將吏被介冑而卧士大夫毀車殺牛以食而吾民
則輸家財助邊卒常眊眊然舉首感額病視其上無慨

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左右紹介之光瓦
孟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履起迎惟恐後已乃
捐金帛指困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副無難色
此何道也余觀遷老積精鍊學若空敝衣糲食不以一
豪私其身日以飭蠹壞起顏仆為急又飭其徒二三輩
持鉢扣門或持關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改
一方之人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
吾鄉縣之文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神明之

臨天阻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闕道

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體人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以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興化軍仙游縣香山記

興化軍仙游縣之香山唐末時九座菩薩大弟子志聰

者顧見其處斥弗地藩之覆以茅竹行道其中未幾遠
近化其德除治灌莽斬木陶瓦築居屋廬其像設爭勸
成之吐嗟而辨地產香狀類薰陸而不常有乾寧賜額
因號香山院而邑人朱氏尤崇向之世世相仍作佛事
以薦冥福至給事公與其子大卿公又斥廩稍之餘扶
顛補敗撤而新之凡門廊殿寢齋公客舍庖湑庫庾皆
具余聞之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至命以參天地之
化育是故古之人心以為法練精養志專守一道不雜

化術此聖人所謂誠而佛謂之一念事也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精神之誠至神疑意消一直湛然不如諸相故有儲精九重不下几席而天地位四時行鳳凰儀百獸舞者用此道也故有履石壁烟燼之中而不焚蹈呂梁懸水之下而不溺矣注眸子而不瞬疾雷破山烈風海震而不驚者用此道也故有老矣之松肘回生公之石首肯者虬伏猛戢鱗彌耳於跣跌之坐者用此道也大哉心乎自一心之變而為千百億身塞天地

海

此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至於孝子之念

日月

逝矣叫號神天出生入死不可復見

闕

之夜夢

見其擴然遊於逍遙之鄉乎或帶於陰幽冥漠之間皆不可得而知也於是祈向佛乘齋心歸命念念不住惟有一誠捨所甚愛惟有一施小者一訶黎勒大者二珠璣珞富貴者布黃金貧者施一錢一誠所寓一施所加如愚公移山更無委曲間斷之相凡皆為此故能以正信心發大願力感通佛祖升濟幽明夫銅山東傾洛鍾

西應一氣之感棧若影聲況吾血氣之屬者哉給事公
以忠孝正直稱天下而大卿公又能以行誼世其家自
香山經始父祖子孫以心傳心追助冥福殆二百年至
今不廢故所就如此一日大卿之子元飛過余言曰先
君嘗欲寓書求公文為記伐一石書而刻之以示子孫
不幸被疾棄諸孤遂不果今元飛來請幸公許我地下
有知殆為慰焉遂著余所聞者以告之紹興十六年歲
在丙寅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晉陵張公建炎紹興間擢任樞要進參大政始用故事追贈三世又表請能仁故刹為祖禰崇報追福之地詔賜顯慈永慶禪院院本唐正勒寺隋司徒陳大帝故園地所營五季時有異僧韓公行解通脫為衆導師一日示寂飭其徒具棺衾以葬未幾州刺史誅於浮言伐冢斷棺入而燔之膺爪如生鬚鬣長數尺益薪熾火不能壞道俗奔走作禮

為具湯沐塗髹漆為塑像置屋以祠水旱疾癘有禱輒
應宋興賜號承天又改能仁訖今二百年州人嚴事之
如初宣和中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於時常州改
築能仁如詔屏除佛像斥遣僧徒而韓公者亦不容其
中徙寓他所靖康之亂羣盜蠡出州縣方修戰守備而
神霄廢壞毘能仁宮吏乘時毀宮之十七以佐材費比
公得請獨有三門大殿一法堂歸然出草莽中齋厨推
敗井滅灶夷僧堂僅存四壁如逃人家公推選名緇得

智妙覺大師法緣者主其院法緣學道有力氣質偉然
稍募衆力排蓬藿輦糞壤補垣墻之缺常為人所徑者
以杜往來疏費并治煬灶斂薪米葺一堂居其徒然後
庀工鳩材為重門步廊寢廬方大營大藏聚書五千四
十八卷而積藏之考韓公之室逆之以歸築祠堂一區
繪張氏三世之像以祠旁置水陸院以薦冥福為堂三
舍羣僧之焚誦與僮奴之備使令者為寮二以待四方
之游者休耆宿之勞於職事者廐庫庖序列兩隅各有

攸處又塑佛菩薩羅漢數十軀金碧煥發相好之妙鏡
鼓魚螺鍾磬之編百用俱完嗚呼盛矣哉自夷狄橫而
窺中國金遷梵帝龍像所栖燔滅塗地蓋亡幾矣一時
僧尼安於其故收合餘燼葺茆竹自覆而羈客遊士又
紛然雜處其中推牛釀酒羣飲聚博若市然區雖大叢
林號稱領袖往往占一席於偏廡下以苟朝夕顧視索
中貲聚足以易葢地望豐報而神馬尻輿以坐馳於南
北東西數百千里之外以故鍾鼓不鳴葢障不蔽風雨

圖像丹青之飭暗昧不蠲冗衣礪飯芑莧之美無以繼
今在在處處皆是也緣老精練有智畧奮然矯羣庸以
破苟且之俗積二十年之勤起廢刹於戎馬蹂踐之後
凡昔所有皆具故所無也今始有之可謂能矣一日緣
老過余言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廢興有命顯晦有
時亦無必成之理酸醎異味丹素相訾常有時而貴屢
有時而賤蠅以誤墨而成蛇以添足而壞故廢興成敗
之際雖聖賢以為難也張公不以法緣於不肖見錄於

稠人之中法緣感公知己攻苦食澹銖積寸累不敢以
一豪私其身緇素悅隨鬼神幽贊有賢士大夫借重齒
牙之論無寓公寄客分占叢席之擾也為屋二百楹食
衆千餘指故能成就如此法緣老矣則又懼夫來者之
不吾繼也余於是喟然感其緣為之著其成以告夫來
者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

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麗不入諸相一念瞥起遂
撫四海於俯仰之中矣余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
寺闕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菩薩一堂像設中峙

丹青輪奐之飭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某者營築
此堂為翁媼追福之地已而夢一道士戴華冠被珠珞
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媼導其前神情蕭散自得如平
生不見留滯冥漠幽陰之態既悟嘆曰此普賢菩薩也
于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尊事之益虔

晨香夜燈寒暑不解一方道俗咸共瞻仰故能如此余
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
續之後嚮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然後歸依佛祖涕淚
請救援之大宅為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
為解脫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赴咸示現神通起幽
作匿捷逾聲響報無足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
二十年歲次庚午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疎山白雲禪院大藏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長老子如以書抵故人孫某曰了
如領踈山之象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樓桀
閣相望以百數踈山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旃檀象香黃
金百寶創一大輪聚藏書五千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
穿籤琅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於海諸化菩薩
莊嚴相好之妙蠻君神伯地行空飛之象穹堂與殿丹
漆輪奐之飭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
作禮以為末始見也請為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請佛說

微妙第一真實了義祖祖相授以心為法故大士附几
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床一巾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
之鞭影而籊雲迢風一日萬里以奔也今子以出世間
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語連榻累笥子將何為也
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童子畫沙累土足以
得道承蜩意鉤履狝畫墁足以得道屠兒賣肉妓女唱
歌亦足以得道今大藏所傳載大乘諸經皆佛菩薩語
有能於此得一句一偈神而明之於剎那頃轉八十藏

無所住心亦復如是奚不可耶了如又曰自吾營此藏
凡壞材巨植級塼蓋瓦塗墍丹牘資糧錢用之費以二
千萬皆出忠信仕捐棄所甚愛成此一大因緣類有以
相之者始作於紹興甲子之冬而以明年十月斷手規
模矩矱宏大莊偉炳然煥發照耀大千龍象歸依縑素
悅服是不可無傳也昔余南遷道臨川如老嘗館余於
曹山方丈是時新築一僧堂屬余為記刻之未幾徙住
疎山南道日益尊學者日益衆名譽日益聞凡舉意

造事事無劇易遠近響應不惟妙道至言足以啟悟後學而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惜乎隱於浮圖中且老矣而不列於功名之士也紹興庚午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厯中嘗謫守滁陽直治城六七里得琅邪幽谷之勝有泉竄然溢一於兩峰之間斗折蛇行流出平地蓄為大井築一亭與遊人遊愒為上仰矚青山俯聽流水晨煙夕霏開闔變化爭効於左右名之曰醉

翁益滁為小州在淮海窮絕處晉琅邪王嘗國於此遂
名其山山舒水緩年豐事少公日從寮吏賓客徜徉泉
山把酒臨聽樂而忘歸於是望清流關吊古戰場西川
堙谷變不可復識矣登懷公懷嵩樓酌庶子泉觀李陽
冰小篆而筆畫雄怪號天下之奇蹟記菱谿石徙置幽
谷中以遺好奇者洞心駭目之觀穹林巨植干霄蔽日
曲欄幽榭隱見木杪泉鳴澗中乍細乍大若奏琴筑嘉
葩異卉紅紫低昂百鳥相命鳴聲上下千巖萬壑迴巧

獻伎意其天造地設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當是時功
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淮壖楚甸間一時巨儒
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於遐想如富鄭
公韓康公王荊公皆賦醉翁吟以不克造觀為恨曾南
豐記醒心亭以姓名列於文公之次以為榮東陽沈遵
不遠千里援琴聽泉寫其聲為醉翁操而蘓東坡為之
辭又伐石為六碣刻公文為大字列之亭上公去郡久
矣人畫公像偕王道之號二賢之屋二祠李邦直來臨

州視府舍凡公朝衙夕咥燕休之所與夫釣游之處為
瑯琊記遊龕於聽事之壁曾子開增治祠屋具牲醴為
文以祭率州之屬賓屬拜焉所以示邦人以尚德也故
自慶歷祇今百餘年富貴磨滅不可勝記獨醉翁構思
如親而瑯邪山水自公表發之亦遂為冠世絕境印請
盛矣建炎初大盜起黃巾赤幘羣嘯於山區海隅通都大
邑之中而亭廢於兵火更二十年草木生之牛羊踐之
為州者積十數人支欹柱壞趨了目前日不暇給今太

守魏公博達古記尚友千載所與交皆賢公卿而當世
名士多從之遊嘗佐廷尉議獄問三尺何如無所徇竭
來滁陽政平訟息閒閣坐嘯無餘事矣公曰此邦雖小
文忠公嘗辱居焉而醉翁亭者蓋嘗與民共樂於此比
經寇暴頽基歸然父老過之有出涕者會寺僧請建亭
中智遷故事公喜從之又俾引其徒以自度剡剔蕪穢
治泉石具木瓦庀工徒作而新之大屋數楹盡復醉翁
之舊於以慰滁人之思而移書屬余為記余曰文忠公

道德三朝之聖文章百世之師忠言嘉謨峻功茂烈載
之旂常編之簡冊煒煒煌煌與日月爭光矣固不繫夫
一亭之有無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師慕賢達尊德樂道
聽想風聲恨不同時殆欲騎雲氣跨汗漫追絕塵於八
極之外固有抱烏號之弓藏曲阜之履以為寶者固有
聆優孟之諧笑覩虎賁之容貌以象賢者固有愛南
國棠而賦詩過西州門而慟哭者誦其詩讀其書晝
思之夜慕之如出乎其世如見乎其人則是亭之作也

所以表斯文於不泯蹈先民之高躅考引盛德之垂無窮而一山之阻一泉之涯又以著見夫仁知之所樂有在於是也公諱安行字彥臣官為左朝散郎云紹興歲次庚午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宣和六年吾州夏旱州將率寮吏奉牲玉徧走羣祀不見答適有比丘尼悟空師法堅自錢塘至曰吾能為公算致雨即日詣城東資寺佛殿闔扉趺坐晝不食夜不

寢凡三日而澍雨沛然州人驚異請留師曰吾奉詔住
臨平之明因院不可輒去有請清智大師普濟者嗣吾
法可召而至也於是州將飭僧尼治舟楫具書幣卜日
以請資聖寺者按圖經寔唐咸通中所營距今二百餘
年頽垣敗屋旁穿上漏數尼舍其中以刺繡織紵為衣
食業瘠既至始改號資聖禪院故時諸尼庖割席別居
異處女工婦事各自為家至是一切罷去稍募衆力斥
舍旁地尋丈積累三倍於舊蒐採巨植培治故基築一

堂居其徒而為說法已乃營一大庖東西望高深與堂
稱然後聚佛書為高屋建大藏樓匱兩輪間俾出而讀
之舊有佛殿痺陋迫隘棟楹橈敗塗墜頽落始撤而大
之以至法堂寢廬方丈兩廡囷倉之屬皆次第修立高
明碩大丹漆相照傑然視一州為叢林之冠可謂盛矣
世遠道散汝濱之婦人江漢之遊女曠千百歲不可復
見矣間有節婦孝女卓然自拔於庸衆人之中高風絕
塵表見一時而史官傳載其事以為天下後世之勸蓋

亦幾人而已。普瘠者自童幼時以穎悟過人，一旦辭親而去，曰：「我不能以此身膏面作容姿事悅已者。」遂棄家祝髮，已壞色衣，學出世潔法，間身厲行，飲水食蔬，自幼壯至老如一日。道俗尊向，自將相王侯賢士大夫及農富工豪賈之家，瞻依作禮，金錢粟帛之施無虛日。振飾蠱壞，故刹一新，青黃黼黻，奇偉麗之。觀言者不能稱也。聽法坐下，率常數十百人，無嬉宕自佚者。嗚呼！以婦人女子之勢，無虵蟬蟻子之援，獨以鐵心石腸茹

茶齧雪奮然發私願於百難之中鑿空造大課無責有
積三十年之塵無一念間斷而後能有所立如此雖一
世智謀功名之士亦以為難也余嘗過謁周覽而嘆曰
松隨時而回石點頭而應不吾欺也於是為記普瘠姓
呂氏錢塘人號清智大師云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
四月十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刹曰開利寺寺之興

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咸德所為
記至和中有富有長者即寺之西南隅除葦地撤敗廡
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
教乘為衆說法以乃藉田利之入歲廩米數百斛俾曰
有餼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軍舍其中
不戒於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十年累塊為邱阜草棘出
入不見垣端客至無所舍則雜處市區民閭之下寺僧
晉能者奮然欲募衆力起廢而引其徒了原以自助曰

持簿問走人門不避勞辱有得輒記之居亡幾齋宮宿
廬庖湍皆具至者如歸然後鳩材數千張斂錢數十萬
營一大藏殿殿成以黃金丹沙瑠璃真珠旃檀衆香創
寶輪藏浮空湧地間見層出若化成然龍天擁衛鬼神
環繞光明晃耀如百千日道俗贊嘆以為未曾有也迺
礪一日求余文為記當是時戎馬喋血之後人食半菽
吟呻為塗中瘠者相望也普能眇然一叱邱無宿資蓄
貨方持鉢乞食飲以卒日乃欲張空券以事所難余易

其未易得所欲也而秉公端嚴無一念住相旦而作夜而息凡皆為此間過羣魔出而為祟屹如山岳不可動搖於是翕然檀於大集而毘耶城淨名鉢化出於荆榛草莽之區祇陀林大法幢崛起於狐狸鼯鼠之聚百寶莊嚴如登兜率宮兩輪互轉如聽海潮音凡吾願力所加捷逾響報若有相者噫嘻盛哉余聞之曰德輶如舉毛也禮易如折枝也道迎如見睨也而人猶有不能為者今二人者圖難造大左提右挈一日而就成佛得道

必自茲始是不可以無述也紹興歲次癸酉六月日晉
陵孫某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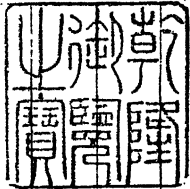
善惡無二本而狂聖出於一念屬之人有半夜生子者
遽取火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然則荀卿所謂性
惡者其果然歟人貧則欲富賤則欲貴天下之所同然
也夏桀商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矣有號臧聚曰汝行
如桀紂則怫然而不悅人得食則生不得則飢而死亦

天下之所同然也至於蹴爾而與之雖乞人亦不屑矣
厲人也臧聚也乞人也而有羞惡之心焉故孟子以謂
理人之道始於不為穿窬自其不欲為而克之塗之人
皆可為學禮學詩茲為儒矣也一念之羞而大儒小儒
有時而為盜是故學者不可一日而忘於天下先王抑
詭類扶正道張主大中表正萬代以為世準黨有庠遂
有序鄉有校家有塾居則相羣行則相友所守者一理
皆堯舜文王之道所傳者一說皆詩書執禮之言凡異

端曲學餘言贅行怪奇可喜之倫皆不得入於其中陶
濡淳懿化成俗厚譬之嬰兒無古師而能言與能言者
處也楚人而齊語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也人果不可以
無學豈不信矣乎含山江淮間小邑也舊有學比更建
炎戎馬蹂踐之後今為墟矣積二十餘年當紹興之壬
申章侯米涖茲邑據案未幾政平訟理縣以無事始建
學以祀孔子斂才庀徒垣故居而新之自門徂堂生師
之廬祭表之器皆具又推選一鄉望如崔君曄者為之

率於是弦誦之音洋洋明年諸生羣試於有司而選升於禮部者二人邑人歆艷歎息以為未嘗有也章侯喜而來告曰士之學固不止於應有司之問而名譽以崇之豈可少哉請余文為記余曰鄭人游鄉校議執政之善否東漢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公卿以下屣履到門英族聚談議非上之所建立非吾之事也嘗聞唐何藩和人也德成行尊為諸儒之冠太學諸生將從朱泚之亂藩起而叱之六館之士卒不從亂無一人受汙者韓

文書之以大其傳至今照人耳目赫赫然如前日事今
諸生讀古書作古文詞師慕古人於千歲之上古人與
不傳者死矣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庶乎紹興二十
四年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二